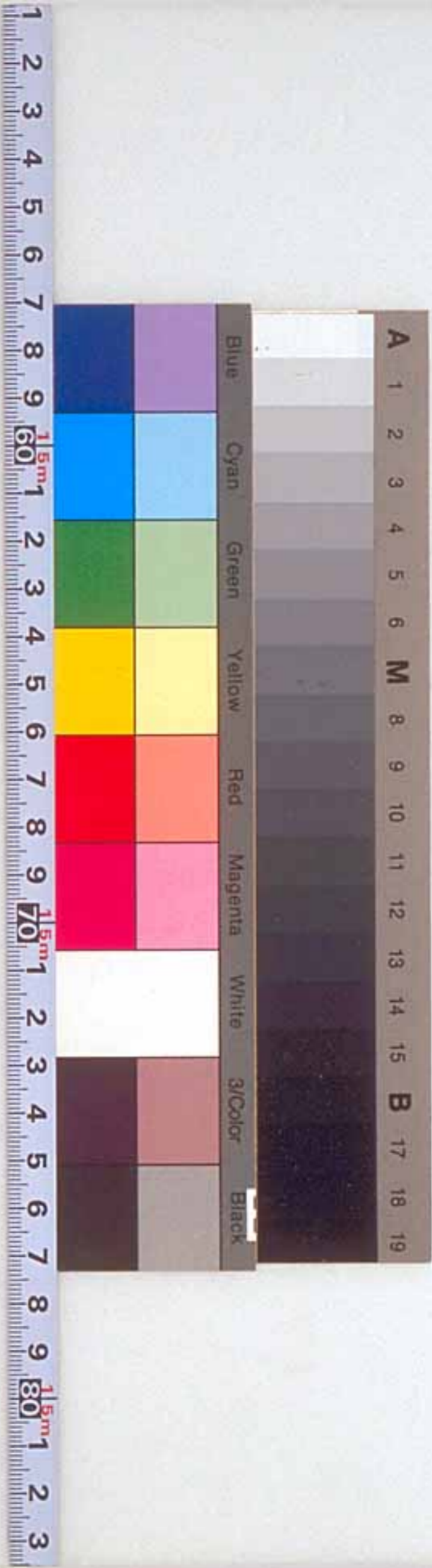


畿輔通志 廿八

陽明文庫圖書
七冊
失二尺冊
學習院圖書館

近藤
5-86
キ2





畿輔通志卷之第三十八

藝文三

近衛本

韓愈送高陽齊皞下第序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

遠邇惟共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
之當否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之人故上之人
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勉已慎行
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
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
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一善與一善若親與
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見一善與一善若
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疎與遠不敢去也衆
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
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佛志之言
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膚受之訴
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序今之君天



莫高哭
读书中文网发行
<http://bbs.rbook.net>

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為人嚮道者不亦動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已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于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在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眾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閱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韓愈送董邵南序
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連
 必有合也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惡知今不異于古耶聊以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

有所感矣為我弔諸君之墓觀于其市宿有屠向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帝可以出而仕矣

文彥博贈清河先生序

秘校清河君器識淹雅文行淵懿學有師法名高士

林游五經乏郭超然深詣馳六藝之駕邈矣遠至載丁家艱未充英毅濡滯之歎有識所同天聖初某始到都下接諸公游首得清河君以文相會以道相合行藏游息相得甚歡未幾予忝榮名則霧露之潤朋友之益從可知矣予仲弟彥若嘗師於清河君授以經義教之藝文雖未能傳其家法亦庶幾得其一枝前年春彥若復忝科級旋為外諸侯奉辭總郡學講授之職則清河君之善教又可知矣今予之季弟彥伯又得師事居一日彥伯謂予曰某依張先生之門垂三年矣愚冥之識頗有開悟嘗於郡弟子之末預聞先生之言夫業文者必始於通經通經者必在乎講貫故先師曰學而不講是吾憂也以是羣弟子嘗請於先生願聞講習始則講大戴禮終則講左氏春秋論敘精敏曉譬詳明學者所疑渙然開釋先生之於五經無不通者將與羣弟子請於先生願講尚書一經以重

煩而未白也予應之曰昔與清河游亟聞其談經也於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禹貢洪範之說尤所精達余遇有所疑就而質問若叩洪鐘大小必應未嘗不虛往而實歸一行爲吏十歲於茲不聞益友之高論久矣今將與爾皆就學焉翌日躬請於清河君君亦重違予之勤請異辭以從曰虞夏商周之書歷代寶以爲訓昔嘗學於斯文勉與諸君評之莫逆於心可知也將布席以發論當聞善而相告好古博雅與我同志者願聞來學一月日太常博士文某白

劉因都山老人九十詩序

慶都之山有老人焉姓劉氏少值兵亂未嘗一

日去鄉里而兵亦不犯之今年九十尚無恙子孫滿前田園如故而老人不知其老也燕趙諸公作詩而壽公者甚多其于式集爲一卷將時諷誄之以侑奉觴之樂焉復請予書其事而序之予讀而竊有感焉者金源貞祐迄於壬辰河之南北兵凶相仍生意殆盡而先儒所謂天下蕭然洪水之禍蓋不至此者惟是時足以當之夫天地氣運壞亂若是而人物生乎是氣之中者乃所謂命也將何

術以逃之哉而老人居南北之衝乃若與世變不相與也豈氣稟之異雖天地之運亦不得而奪之耶抑存之深而積之久者有以勝之耶或偶然也是固不可得而知之矣然而此老人之所以自壽者與夫人子之所以壽夫親如悅其心志而安其起居時其寒溫而節其食飲者又非一也今老人九十而康強由是而登上壽

劉因壽史翁百歲詩序

翁年九十六百歲舉盈數也翁保定祁人有子今爲

郡從事從事先爲宰府掾請出求爲鄉郡以翁故也尹以下聞從事有親年及百擁車騎持酒肉造翁爲壽敬老也親賓佐也夫人生滿百舉世無幾唐人稱九十爲人瑞况百歲乎漢官儀三老五更取男女全具者蓋以男女全具爲可貴也宋故事民百歲蓋以有子而仕爲尤可貴也今翁既百歲又有子而仕仕而又爲鄉郡其爲人所歌詠之也宜哉至元辛卯二月望日樵庵序

劉因贈清苑田景延序 清苑田景延善寫真不惟

謂意思朱文公所謂風神氣韻之天者而得之夫

極而後可以心會焉非形似之外又有所謂意思

與天者也亦下學而上達也予嘗題一畫卷云烟

影天機滅沒邊誰從毫末出清妍畫家也有清談

弊到處南華一啓然此又可為學景延不至者之

戒也至元十二年三月望日

劉基郭子明詩集序 郭君文德字子明廣平人也

形之於詩其憂愁抑鬱放曠憤發歡愉遊佚凡氣

有所不平皆於詩乎平之是故飲食非詩不甘坐

臥非詩不安應人接物非詩不能據其中懷至於

顛沛造次夢寐想像莫不有詩思天下有一事一

物不入吾詩若己有所歎焉於是北眺燕代西踰

岷峨南浮江湘東覽齊岱困窮迫厄寒暑枯濕舉

不足以搖其中而惟得乎詩可以解憂其為詩也

不尚儉澁不求其巧惟心所適因言成章而其自

得之妙則有人不能知而已獨知之者蓋孔子所

謂好而樂之者歟余嘗歎世之人汲汲以趨利祿

有所好樂則決性命以赴之朝奔夕馳所在皆是

今子明乃違眾人之所務而獨好我之所好得之

不足以為療饑寒而失之無傷於其身彼之不顧而

楊繼盛集張節婦冊葉文序

成天下之事功易立

義之難者又莫難于婦人之所守夫人固多事功

懋峻赫炫照耀一世者然或出于遭際鞅合矯激

騁術以濟其所為斯固遇之至順凡有中之才

者皆可能之祿如也至於當天下之至變而能氣

如雷霆立如山嶽雖窘辱頓挫生死利害交于前

而不可少動則非見足以定守足以確力量足以

後補善文志 卷之第... 序

無所藉外無所資然獨立狼狽無依其植立之
 難如此斯須檢點之或疎則羣議紛然而起稟稟
 焉戒慎避嫌之心自少至老一時不敢少懈則必
 有聖人之資聖學之功者始足以守之而不渝其
 操存之難又如此則視丈夫之成事功立節義者
 難易何如也是婦人之所守不為天下之至難者
 歟臨洮張婦王氏之守節其艱苦萬狀雖不可以
 盡述然觀諸張子免溪之狀王子漢坡之傳許子
 少華之表則其負荷其植立其操存又不為婦人
 而諸君子歌詠歎賞之固足以彰激勸風俗之典
 亦足以見良心不死之機矣然節義在婦人者郡
 縣俱有之而節義在丈夫者天下固不多見節義
 之難者婦人盡之無少歎而節義之易者丈夫固
 反虧之豈非光岳氣分天地山川精粹之氣不幸
 於男子而盡萃於婦人之身乎無亦朝廷於忠義
 者之不獎奸倖者之不誅此天下之所以無懼而
 勸也乎噫古人之節義少損者後之功業足以贖
 之今之人不惟節義之掃地又足以壞天下之事
 古之人同於婦人者已為可耻今之人其所為所

行反婦人之不如予於此重為感且
 媿矣諸君子其毋徒歌詠婦人也乎

王遜容城兩賢集序

夫道一而已矣春秋嚴華譯
 之辨謹亂賊之防憂天下後

世害斯道之心至無已也是故堯舜禹湯文武之
 為聖君稷契皋陶伊周之為聖臣孔顏曾孟之為
 聖學皆斯道也三代而下或殺身以成仁或舍生
 以取義或至死不變以為忠莫不各有一節之善
 與堯舜禹湯文武與稷契皋陶伊周與孔顏曾孟
 同脉如日月星辰麗象于天山川河嶽委形于地
 麒麟鳳凰章瑞于物雖大小顯隱不同亦皆斯道
 也漢唐宋以來一者或散之佛老或散之外國或
 散之功利遠金元以來一者散而為千百萬以至
 無算天地晦冥四譯交侵自元央裂已盡何不幸
 中國一至此也五百年以來有劉靜修先生焉耻
 其冠履倒置是驅衣冠之士無異于蹈湯火因作
 退齋記以斥當時之仕元者故謂彼方以孔孟之
 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也
 又五百年來不意有故相嚴嵩專權納賄朋奸結
 黨全無人臣禮以致烽火盜邊入寇大肆猖獗臣

下無一人敢請誅滅當是時有椒山楊先生為兵部員外郎忿然不平謂人臣當以死報國上疏力陳不可開馬市有十其謬有五上悟遂止嵩以奸脫但委罪于邊臣乃益無忌憚貪橫莫有止極邊政自此大壞宇內綱紀法度禮義廉恥益復掃地無餘楊先生復上疏論嵩大罪有十彌縫之姦有五上因是竟逐嵩並誅其子世藩籍沒其產三百餘萬萬暴白其惡天下盡知其狀噫靜修椒山兩先生今已往矣詩文具在人讀之生氣如存與日月星辰同耀與山川河嶽同形與麒麟鳳凰同瑞與聖君聖臣聖學同脉開天闢地綱紀法度禮義廉恥斯道復存夫何後世偽學之徒日增豈有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如靜修所云云者乎貢市之費日廣豈有來王之款朝陽之鳴如椒山所云云者乎此又兩賢之所深耻不忍見者也靜修擬同湯火椒山斥為盜賊回視决裂無忌憚之日仰瞻春秋之旨不為已甚容城令蔣君合二集為一刻之于邑齋名兩賢集欲天下後世知所鑒戒蔣君一邑令耳表章若斯其尚德者哉其重有感者哉靜修名因椒山名繼盛俱容城縣人蔣君名如

萃山東益
都縣人

王世懋送南宮知縣邢侗赴任序

世俗之論云文士之勢達於從

政豈盡然哉乃士之以文吏者不槩見而文吏之以循稱者又何寥寥也大都文士多遺忌失實而濶於當世之網甚者掉首搔髮見容不知寒温夫安得不厭苦抱廣紛庭之間乎如是者不達自見能高少所降下官長儕類側目吾傍而吾又時以其疏節示之隙焉則不達據言成論即論施事其實皆以其學為之及以發號令覈功能則多捍而不達不則喜合聲譽多通賓客放浪登覽之間附為名高而竊有蠅營射利之蠹如是者亦不達凡此皆文士所以無當於世者也若乃修先王六藝之業舉前代曠墜之典延文學設條教雍雍可觀此亦吏道空然而俗吏一切以為文士之鈍器不巳過乎自風教衰遲而鉛槧刀筆之徒判焉角立故文章之士多腐鼠俗吏而善宦者笑文士為無用是則然也而要未盡識其奧也夫沿虛陋急迎承爭驚巧捷者真俗吏也悉心民務戴星秉炬非

俗吏也鳴琴讀書玉質而金相者真文吏也放傲
 恣且錦飾而裝中者非文吏也若然則文章之與
 吏道惡在其為徑庭而吾又惡視夫俗吏之達而
 文吏之室乎及人邢于愿少年有文章多菀能以
 甲第選為縣令其能自脫於俗吏必矣為人温厚
 而易直敏而謹於事是又文於吏而不蹈其過者
 南宮轄中山三輔赤縣也旦夕上課考功稱高第
 入矣世懋請拭目而觀吾子之政成願為文章之
 士一洗
 疵垢焉

林潤楊忠愍文集序

楊忠愍公集成其子太學生
 應尾屬序於余余讀之輒為

掩卷與悼不自知涕之霑臆也嗟乎余安能知文
 又安忍為公序哉昔人有云文以氣為主而才以
 昌之王充著養氣之篇劉勰廣程才之論柳冕謂
 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則君
 子之風盛斯又世道開焉而文之時義大矣觀公
 所述年譜蓋自綺歲英敏夙挺艱阻備嘗混跡牧
 豕之群研精掛牛之日即以天下為已任學以談
 道德務經術而耻為富貴紛華之習既而發科登

仕經組兩都舍香三署每痛際運康寧而不免壘
 蔽之患遇君神武而未屏操弄之奸思回聽於逆
 耳圖蔓於脫距迺由車駕上疏乞罷馬市斥其謬
 者五不可者十書忤權侯使仁人之言不蒙其利
 從公以游幸蒙採納卒之故相編氓兇子棄市少
 泄天下之共憤慰公等之幽冤且知向之遇害非
 先帝意也天道有知人心不死幸而聖君嗣極追
 錄諫官儼公為首贈爵太常謚以忠愍建祠以享
 血食廕子以裕後昆報亦隆矣雖昧大雅之哲終
 成烈士之殉垂聲宇宙爭耀日月視仇嚴獨安在
 哉念軀抗疏於忠愍見臣節焉述美接遺於太學
 見子道焉重為校梓用傳同好於鳳洲見友誼焉
 一舉而三善備其是集之
 謂平遂輟涕而為之序

張璧河間府志序

邵君相之守河間也敷政境內
 百度聿新慨郡志之廢缺乃託

諸司諫樊君深爰修次焉志成復託司諫韓君威
 問序於璧璧觀之書凡二十八卷叢彙放逸法象
 人文美哉淵乎其言也亦時有所異發云夫天官
 錯時各有適屬而幽州故占尾箕戰國之紛紜諸

侯率不保定其域土朝夕易主至不可詰也今日嘗屬趙兼占大梁是又嘗屬齊故復以頰訾占乎志稱曰地故顓頊之國而九域寰宇并圖經等浚儀乃有高陽城孤棘商丘又皆以為顓頊之墟顓頊者高陽氏也今標其地曰顓頊豈非取一高水名高陽乎義莫之惑矣其書頗稱唐晉邢地按詩唐譜所箋疏唐乃在太原晉陽實堯墟也地有晉水成王封叔虞矣而子燮因以晉號今河間以東陽稱亦必同一晉哉邢治龍岡本秦信都莽襄國蓋梁所謂保養者而勢縈紆昔與河間接山海經炎帝生鉅封人物表鉅封蓋黃帝師而已不明為何所人許繇者諸侯也見重於堯耳斯則係之河間是必有足徵者相參驗而事可稽乎至州支縮高之類及它所傳聞多核直其徵於天人者豈不閱博哉此亦其小者不必序序其大者慨焉始余讀周官書職方保章之屬未嘗不歎而廢書曰彼於天人之際何其兢兢也豈以是作無益侈譚說哉將以經世務而行王道也是故物土者知其利害詔其辟忌誦其傳道於是乎正歲布之四方而觀新物以為未足也表次舍執躔運而察妖祥焉

登之方冊上之人握其手實而屢省之乃有所裁成輔相矣古昔先民繇此其選率而上之以為法若是者可謂之徒文具爾乎予為太史氏竊觀往事至我國朝嘗三致意及予適四方見天有遺警地有遺飾民有失職於所利病矣彼豈皆無文獻足徵耶一切之法惟期會之為急而裁或輔相之致縣不以言州州不以言府府不以言大府即言之上下之間外一膜皆兩疑其跡上以其籍為講張而下匠謂之無益于事其有惕然而警於心者蓋不能盈什一焉其甚者又或并其籍而去之日害已嗜弊也極矣部守蒞治未幾乃慨然有志於是則夫仰觀俯察鑒古昭今易俗更化孜孜以求民瘼者有足徵矣賢不是在乎予故為之序俾後之觀志者得以考信云爾

馮惟敏保定府志敘

郡故上谷范陽中山地今人知上谷為宣德范陽為涿中

山為定而不知上谷本易范陽本定典中山本唐也余於新志既辨正之蓋考諸水經云鄴道元者郡人也其注水經天下古今宗之而况於本郡乎今郡志介於古三郡之中而古三郡者實今郡屬

州邑耳上谷在易之西中山在唐城北范水出涑
 境故涑有小范陽城而酈亭在新城為道元故里
 彼豈無稽而著書者哉若不考所統而但以今郡
 治言之則周為樂鄉一鄉鄙耳漢為新城南境猶
 未建邑隋為清苑宋初為保塞始邑之矣後升為
 州至金元為路始兼統三郡之地鍾宋之名為今
 郡先師有言必也正名乎余則以為不獨人道為
 政然耳志地道者要必以正名為本各正則事核
 事核則論定凡天之懸象地之麗形山川所在
 人物所鍾截然不紊斯實錄矣志之大義蓋取諸
 此其分門類例又其小者也然視舊志有變例焉
 茲余之僭歟爰始天文以先地理二儀上下闕一
 不可山川古蹟系之地里之次本相因也是為覆
 載之大者故先焉人事由是而起者也故次之以
 四表十八志而人事其庶乎備矣總為志二十有
 二圖表附麗其中損益可知次序不紊未必無補
 于舊志云索隱曰燕無系本故四十三傳而祖孫
 同謚者凡幾也雖馬遷亦不得而考正之而况千
 年之下者哉周末文勝之時猶且脫略如此則後
 世不重紀載無能發明固其然矣加以余之固陋

而奔走不遑欲無關誤不可得也作志始於巳巳
 之秋告成於今近三年矣而吏事間之者三之二
 錄刻不給者亦如之是以久而後成逮余改官齊
 車之日始稍稍印布焉嗚呼亦艱矣哉雖然張才
 之志三十年而後付梓人若非其子都憲公林復
 鎮此地則無能倖者非劉少師吉藏之於家稿固
 不存矣其能傳乎余薄游茲郡始終一官獲完帙
 而刻傳之不可謂無幸也若夫拾遺而正譌以補
 余闕則有賴于後之君子者

張庚四書庸言序

學庸論語孟子初蓋襍出落落
 未合也于朱子輯為四書附以

已解於學庸名曰章句論孟名曰集註條分縷析
 理的意確性命之言也無容喙矣邇來科第習熾
 究理者不玩於註解而索於冗贅支離之講說為
 文者不本於身心而肆為荒穢支蔓之浮詞余束
 髮成童時益病之繼是默思潛玩夙探夜索一一
 理會事事實體時與聖賢意頗覺有契於是演為
 臆說以發明其意精者粗焉粗者精焉微者顯焉
 顯者贊焉懼忽而不體於心也則發其趣以歆之

恐略而不擐於慮也則復其詞以訂之發言之因
 必求其自言外之旨必補其缺淡諸章為一理渾
 四書為一源藏之篋中始以私便檢閱自脩遺忌
 焉爾時以訂吾心質吾身焉爾固非持是為青紫
 之媒也亦非敢以述作自居也雖然融千慮於一
 得獲飛虫於時弋後之君子間取一二語而玩之
 或身心不
 無所補云

劉濂樂經元義序

六經缺樂經古今有是論矣予
 謂樂經不缺三百篇者樂經也

世俗未知深考耳夫詩者聲音之道也昔夫子刪
 詩取風雅頌一一絃歌之得詩得聲者三百篇餘
 皆放逸可見詩在聖門辭與音並存矣仲尼歿而
 微言絕談經者知有辭不復知有音如以辭為凡
 書皆可何必詩也滅學之後此道益加淪謬文義
 且不能曉解况不可傳之聲音乎無怪乎以詩為
 詩不以詩為樂也故曰三百篇者樂經也或疑之
 曰樂之用廣矣大矣乃以三篇當之何局而不
 弘也予曰樂之道與他書不同有以文義存者器
 數存者聲調譜奏存者文義存者詩章是也器數

存者六律八音是也聲調譜奏存者工師以神意
 相授受是也古聖人以明物之智制為黃鐘之宮
 自十二律出而律呂之能事畢矣自鐘磬琴瑟笙
 簫塤篪出而聲音之能事畢矣則器數者即經也
 周太師制歌聲自關雎鹿鳴文王清廟以往皆有
 定調國風小雅多商音大雅多宮音三頌盡為宮
 音則周庭之樂惟黃鐘太簇二調至春秋而魯庭
 師摯猶能傳其音漢典制氏以聲音之學肄業晉
 杜夔尚能傳文王鹿鳴伐檀騶虞四詩餘響此以
 音調相授受也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
 篇其辭也不可考而笙竽獨能存其音節此以譜
 奏相授受也則神意者即經也二者其始皆出於
 聖人既寄之器數即求之器數寄之神意即求之
 神意遺此而使聖人更復著經將何著乎惟所謂
 詩者以辭義寓乎聲音以聲音附之辭義讀之則
 為言歌之則為曲被之金石絃管則為樂三百篇
 非經而何哉虞書詩言志數語萬世詩樂之宗也
 自是而下言樂之詳者莫如樂記及周禮大司樂
 其言過當失實如擊風捕影無一語可裨於樂者
 蓋由不知詩之為樂乃遺詩而言樂故其失如此

至于律呂之法古聖人本人聲清濁之形故吹律以定其樂聲之中使鐘磬絃管諸音與人歌協和而不奪倫者律呂之能也以累黍容黍為黃鐘三分其一以損益之十二變復歸黃鐘木數其法亦甚簡矣三代襲用皆其遺法漢魏以後儒者智不稽聖性寡神解視律為神異之物鑿以元尺之淫說附以候氣之談術其論愈夥其法愈密去古樂萬里矣故予論律呂於黃鐘諸篇各著數語餘幾萬言不過辨歷代諸儒穿鑿附會之謬于律呂本意不敢有加也八音則又有說矣鐘磬二物各十二枚猶能辨其六律旋宮之法如絲之琴瑟竹之笛箎簫之笙竽土之大壎小壎音意隱淪含糊所謂六律旋宮者竄真惶惑莫能省曉不但儒者不識卽師工亦不識矣故予論八音之法為準不敢參竹一匏莫不以聖人六律旋宮之法為準不敢參之以私智小慧也夫自周至今上下數千年中間閱歷聖哲凡不知有幾未聞擬三百篇為宮商二調者乃今輒擬之未聞定樂器之品為宮商角徵羽及各具六律旋宮之法者乃今輒定之未聞辨黃鐘之法為陽生陰成尺量之法為累黍容黍及

以夷則無射直指為二變調者乃今輒變之其于古今諸儒之論不無少涉於刺辯揆之聖門之教先王之律則固不敢叛也嗚呼黃帝遠矣夔倫邈矣求之載籍載籍不靈求之世說世說淆亂反求之心焉有餘師矣此吾之所以作元義也

孫承宗尚書近指序

蔡子九峰之言曰二帝三王

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而言矣然心何以得也靜言思之曰惟一敬夫敬德之聚也道妙莫測靡有攸定惟敬始能凝聚而天德亾百體懈弛放逸倘或不敬則心君縱恣而天德亾百體懈弛而物則廢將於何處問道法更於何處覓治法乎堯舜禹以精一執中相授受非敬而何以精何以一精處便是敬敬之不息則無所以雜之者曰一一則中矣商湯周武之建中建基舍敬而中於何建極於何建哉不獨湯武皋夔伊傳周召諸大臣明良合德臣主同心其所合所同者無一不本於敬以敬德而祈天命頌民岩慎五刑肅六師時至事起殊途同歸則二典者固三謨諸訓誓命之

崑崙也自五十八篇推而至於六經之旨亦無一
 不本於此大凡不本於此者皆旁門異說非二帝
 二王治天下之大道孔子與子路論君子曰修己
 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至安百姓而堯
 舜其猶病諸敬之分量安得有窮時健之功能安
 得有息時堯之欽若昊天天之健堯之欽也舜自
 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以至立德升聞毛髮骨節
 總一敬之所傳耳一息不敬則無所以主此身者
 與天地萬物有何關涉堯舜湯文聞而知之聞此
 敬耳禹皋伊呂見而知之見此敬耳予以尚書世
 其家習聞父師之訓故每與子若孫暨及門二三
 子時拈此語質之集傳參之大全亦覺無甚謬鑿
 處二三子請筆之於書予念紫陽諄諄以闕疑為
 戒嘗云讀書經有不可解者亦不必甚求解予之
 自謂不迷者烏知非迷轉甚耶蔡子受父師之命
 作集傳潛心十年始克成編予老矣依稀覺有隙
 滲而心思既竭耳目不靈姑錄其大畧如此亦庶
 幾望異日有蔡子九峰其人者以竟父師之志云
 爾

孫承宗續保定府志序

郡有志則臨胸馮公倅郡

未補適安邑王郡公以繕部來視郡事慨逸事之
 未理以鳳翔倅王君次其書諸所舊仍不具論論
 今所續次日職官曰選舉曰官蹟曰人物曰祥異
 蓋犁然不謬翔者不佞得上下此三十年行事而
 竊歎曰余讀職官表見守若丞李以下不翅百而
 登官蹟者六見州邑之長吏若黃綬斗食不翅千
 而登官蹟者七讀選舉表見舉各數十若十數合
 諸誦通不翅四百餘而登人物者六又讀祥異事
 三十年間父子相食者一旱二蝗三大饑疫一大
 雨雹二星隕一大水六地震五獨三男產者祥一
 耳嗟乎天之殃降益祥人之善作減不善然則精
 稜之數善敗之門覽者得無愚乎不佞自澡髮來
 嘗見歲曠溢而眾或不惟亦嘗見歲豐和而眾或
 不免愁嘆將無小民之倚命不盡在歲耶不佞向
 謁郡公長安邸舍公蓋促膝諮予治不佞時唯唯
 謝不敏而公雅謂安民在吏治則條數事以躬飭
 諸州邑長吏諸州邑長吏無慮不廩廩德用而式
 于其飭吾儕小民其食利賢者而不逢不若尚猶

是吏治之效乎漢詔務小民安田里而曰共此惟良寧虛語也郡當燕趙之會近在日月光際主上亦實先萬寓首承之且三關九水會此如禡隸者不善用其慷慨而蒞者不盡善用其慷慨之民雖豐和猶苦耳今天下戶口不增而役煩田地不廣而賦益寧獨吾郡然吾郡倚命賢者以自釋于惟而尚得稱吾郡不然富樓裊而貧溝瘠其與有幾故不佞謂州邑之命繫長吏而標長吏者郡公然則公之績此志也寧惟修掌故之軼而急諸簿書者無亦寓臧否昭勸懲以風此百吏而昭我人乎後之人按牘而覆予說當有怵祥異而羞不為嚮者六七

孫承宗高陽縣志序

予家自相州來占籍一再世

踐更之徭種種一司租即代逋者輸累數百金先大父柱國更備諸苦累嘗供司訓遭他故費可千餘金至往旋河洛間數千里先柱國少博學強記遂廢業以當戶嘉靖癸未歲大饑族里流徙其不

徙者方仰給先柱國更以殷厚僉直年而又代族人為直家半落踰歲更以舖戶直堂費家盡落直年者直是年經過諸貴人供張費其以舖戶直堂則專供邑令公心紅筆札及一切雜幣水陸之錯當直年不必身自為應而家嘗募十餘便捷人待事至直單催司庖司器索如例而後所供張稱善蓋貴人費什一而交雜費什九其所奏用數什不敢登二三而嘗刪其半其所需不敢問值必備其所不備而為人持去或敗壞必不敢稱備蓋是時法令未即盡一而當事得以意令其所蕩析民產不獨予家而家先柱國為甚洎先職方兄與予後先舉于鄉先柱國日為廉訓而證以所經見諸令公善敗嘗曰邑令公墨何以去邑人墨何以來孺子其鑑諸蓋痛心于不造而每于邑里所不便輒令講求其法予因得稍輯後先行事而合以所經見可與可除就里中更老講說其便每遭諸廉吏能吏輒訪其所為時或跨款段歷鄉社一丘一壑一石一木罔不低個錄列當弱冠問廿一史則手錄邑里事為帙雅好聞名州邑乘載及唐宋金元諸南北人私集得邑里舊事如遇故人

于途而刺刺道故也時期以仰副先柱國明訓曰
 它日治一隅庶其以痛為療已乃披釋藏得名僧
 八而道簡披其半解薛登朝亦復于羣書有摺駐
 稍稍為帙而未敢出甲子春兒鈔偶攜入遼寧從
 金戈忽控中芟訂攜之歸而唐令公遂授之梓因
 念邑為人才舊里其明允篤誠實開儒宗予何敢
 薄望邑里而不以才勗邑延衰不百里吏士者務
 廣眾則不來來即不久輒棄去故法無嘗而邑為
 罷劇不可起其俗亦緣以壞蓋嗇漸為侈樸漸為
 囂田若懇而賦或逋戶若增而口或寡詎租之吏
 淡災之使嘗交錯于邑而邑病然侈不當它嗇而
 邑已為侈置不當它樸而邑已為置至更饒伺上
 意時中公庾時中私橐故交相為瘡而邑更病吏
 士者如牘中所稱諸令公往往嚴之法以挽其所
 可見裁之禮以挽其所不可見而病乃可療武陵
 唐令公視予邑廉公有威悉力拊循而意在爬梳
 舊蠱康我良弱故為清吏蠹捕逋盜戢衰羣諸徭
 賦種種觀若畫一而力能使河伯安流無羨賦遂
 無逋賦無曠人遂無逋人蓋褻身水玉中不藉于
 邑故邑即彈丸而肯安于邑以終惠吾罷劇予所

私愧不能以數十年錄記治一隅以仰副先柱國
 明訓而令公約邑于才既嚴之法哉哉之禮猶若
 不怠披此牘也予願後之治予邑者無怠
 令公意乃無怠吾人而此牘直護覆耳

孫承宗北畿武舉鄉試錄序

歲壬子復當舉武士
 郡材官若良家子集于保陽直指湯公實監臨之
 志飭諸文武大吏比于文字三試得若干人于城
 平腹心乎桓桓赴赴將于是取材焉夫三輔依日
 月光際涵濡聖天子久道雅化當不翅周家中林
 之士不佞因嘆周之盛時車攻六月猶勤國力于
 僉允洎其後遂以燕獨當北方而兼之交臂以事
 四圖秦漢來乃至傾天下全力備之而卒不得其
 要領其在今燕更重矣北與之共垣東與高麗駟
 共海而實內拱陵京之重以其托重陵京遂悉天
 下精銳屯戍雲朔龍塞之間故其傾全力備之而
 備備若不足也更甚于往代然而奇材說客之所
 聚游幄籌俎勝之所漸被兼以擊筑學劍發其慷
 慨悲歌之氣以故士生多長材大器即逢掖或喜
 談甲冑而甲冑諸士真不翅周家中林矧主上拊

髀思人寧止揖怒以風而諸士抱鳴轂之恥豈無
 奮臂而應者夫士卽射洞札騎如船其敵幾何又
 卽畫成陣語射覆其所方畧幾何然上舍騎射文
 墨無以校士而士卽盡騎射文墨尚不足以當上
 若夫拾遺潘狎于作好一旦投鷹揚之會而驕語
 乘伍安在爲燕趙慷慨士也周家中林之士至可
 爲腹心而今或局促于文吏慄不敢出一語無亦
 曰是方以文墨弄我肘甲于掌股者無爵祿孰與
 身親文士之筆鋒孰與百萬之銘矛士不致身外
 之爵祿詎其致爵祿中之身我又安得借若曹于
 臂指也往舉于司馬者或得士餘輩備一城今且
 三舉于鄉遂得奉幕府之牒而乘障此亦諸士効
 用時已予嘗怪天下當無事輒賤簡韎鞞及一旦
 有事則索之若不及士當上賤簡旣苦于見輕乃
 上索而用之又若不能盡爲重故士苦于上之輕
 士而上亦苦于士之自輕夫士不自輕非如近者
 騖然無所持而酌酒偶坐爲豪也士起行間饒用
 屬故氣力用之結內者爵彌重身乃彌輕歛其氣
 力盡用之殺敵者身彌輕而乃彌重兵家明輕重
 務使地輕馬輕車輕人輕戰然人知高錮

饒車輕人也鋒甲堅人輕戰也曾不知士能輕身
 乃能輕戰士能重身乃能輕身然氣不定何能不
 搖于世而身輕矣氣不定搖于身而身又輕矣故
 曰百萬之衆輕重在于一人是謂氣機夫士生如
 礪慷慨之氣所自饒也要在能養養氣者謀不以
 言窮言不以兵窮兵不以財窮視其身爲國家所
 托重而不肯小用其身其太疆陽若擊強其離中
 羶若弭兵勿食故忿可侮廉可辱必先可殺必生
 可魯而氣定者生死不加于身而况身外之爵名
 乎兵恣語稱生勝有曰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
 以銖稱鎰願諸士之自勝也以鎰稱無以銖稱乃
 諸士所爲重其身以爲國重尚其當干城腹心無
 徒使傾天下之物力事燕而燕曾不能出一士以
 佐天下也
 諸士重矣

孫承宗鄭思成悅偃齋文集序

士有抱而嘆逆世

有抱而嘆逆世不得行也者夫士乘遭遘期一盡
 胸中之奇而頽叩人世以何問此寇綏也則能有

不必盡蓋恢然處虛者銷龍淵為鈍而託曰世不用耳夫世不乏賢者何至錚錚其身而逆天下之不用誠吾之才有當于天下則騁目聲利者不必行也而澹心聲利者不必不行也得一不必不行者則于世不必無選而要無選于世之賢者矣誠無選于世之賢者則于世亦何必不選遂州鄭思成弱冠登朝蔚為名世何南何北何內何外世嘗若不盡其能而思成未嘗不盡其能生平意所得當一抒發其中所欲為即謫落樂也其意所不當得而免糜跼踏博一官不樂也以故通籍三十年行不必不選而能必行其志其所為序記誌傳諸啓牘雜著博大沉雄言必當世之疾而予之石其于國家之大機生人之閱紀無不媿媿提其要至模寫回喬詭譎之狀則若借上方劍于管觚而鳥雀逐之也其顯欠幽人志士高賢大良之穆行則又若造膝式廬而膠漆投之也行所欲行故言所欲言而居平之致無溢喜如寒素然居歆之致無牢騷如平居然夫道迂而漫畔不可循者嘽也幅狹而抗羈不可騁者促也其辭嘽者意得而橋也其辭促者意喪而獲也思成無一有而獨以數十年

之蘊藉抒其毅然不阿之氣自撫自范其不襲古人之語也若其不附今人之行也即所自疏主上曰烈氣不減捐也文如其人哉人如其文哉予觀意下隨人春秋襲且于之役誠恥之耳夫人恥附文恥襲附者倘要人而不敢孤立一意修行者尚謹之襲者接往跡而不敢妄措一武乃修辭者甘心焉豈江山之奇麗不供我攬結古今人物之殊絕不供我驅駕將吾之才情不可以攬結江山之勝而擷其秀驅駕吉今人物之長而握其靈亦何至容頭過身拾遺藩以自娛也易之責不言不文乎于趾曰義于須曰與上與也蓋趾之動由我須之動隨人由我者變化在握而交錯于剛柔以成義故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嗚呼持變化之道者可以義可以文當不至寬襲于附令有抱而不得盡也蓋予聞思成之先額堂曰白賁夫舍車而徒義能為自矣

孫承宗王鑑心都尉疏草序
嘗讀天保諸什悉臣無已因念臣子與君父同休戚惟自待不薄乃能以忠愛厚君父蓋自待不薄者視其身得于君父